



子，我总希望还有什么能延续下去的，即使将来更多静默的时光无法增补我们错失的畅谈。

诗集最后一页，少年写道，“我的目光所及，我的呼吸以及日夜交替的喘息，并不能完全形成文字。同样，那些业已成型的长长短短的句子，也渐渐远离我所熟悉的模样。我试图还原他们的真实面貌，并不能如愿。但这已是一大部分了，足以长成一棵树。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日子，您会偶然发现它，抽出它，翻动几个句子，想起那个写诗的男生。想起他。想起他的名字。”

我再翻动它的时候已经老了，但我的确清晰地记得这个男生的名字，和他注视我的眼睛。我仍然因为拥有他们和那些温暖湿润的细节而热泪盈眶。

你往何处去

“每日学那些不切实际的‘屠龙术’有什么用？”“买菜用不着函数，吃东西需要知道反射弧吗？”“就算把茴香豆的‘茴’字玩转了，孔乙己也没有出人头地啊。”——屠龙术看上去的确是个笑话，究竟要到哪里去找龙来杀？少年们常常这样那样地问我，那时我还尚未头白，每次苦口婆心却总是被噎得哑口。如果我退休了，也许我会好好想一想，孩子们的怀疑和愤怒究竟要从哪里得到出口。

大概我们活在世上都不过是想过得有趣些。清代有本笑话书，叫做《笑倒》，里面有位老塾师，教学生读《孟子》时，讲到“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”三句，只用了九个字——“咚咚咚，杀杀杀，跑跑跑”。这位老先生要搁现在，非得把咱们这些成天庖丁解牛似的老师们气疯不可。毕竟文章千古事，身为人师，怎可如此不着四六呢。

在老师们看来，教学这么随性可不行。它是个技术活儿。好比说

诗吧，随随便便说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是李白自恋，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是杜甫自虐，“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”是柳永自暴自弃——怎么能得分呢。必须要由此及彼，由表及里地运用几个术语、按照几个步骤、完成几种规范。这样看来，尽管老先生的学问高下不能立判，但这么有喜感的老头儿想必比那条分缕析的教书匠更叫人喜欢。当真假模假式地照本宣科或语重心长起来——“弃甲曳兵而走”的“而”应该是表修饰的啊——自己都觉得无趣极了。

说起来，数十年校园内的生活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像是金庸小说笔下的宋人，“你有金兀术，我有岳元帅；你有拐子马，我有钩镰枪；你有狼牙棒，我有天灵盖”。看着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，实则心酸又无奈。这边厢老师们辛辛苦苦碎零零拉扯扯哪得周详，那边厢学子们一脸无辜听得嘈切切是何人对我言讲。实在太委屈，只好学学梁惠王，叹口气道：唉，“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”！

这样按部就班的人生，该有多么乏善可陈。每一天竟过得如此相似，生活被各种壁垒包围，挥起拳头，却找不到敌人。热血被用错了地方，变成鸡血；热情失去理智，便成了弱智。鲁迅先生说，这就叫“无物之阵”啊。

显克微支在《你往何处去》里，描述了圣徒彼得的故事。彼得在逃离罗马的路上遇见了耶稣。他问道：“主啊！你往何处去？”耶稣答道：“因为你离开我的子民，我现在要到罗马重竖十字架去。”彼得明白耶稣的启示，便返回罗马。殉难前的彼得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了，当走的路我已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多年后，洒满殉道之血的罗马成了上帝之城。

人生当然大可不必这样悲壮的牺牲，然而从沉沦中萌生觉醒，于失望中诞生希望的情怀和斗志不可少的。西西弗斯每天把沉重的大石推到陡峭的山上，再眼睁睁看这石头滚到山脚下。他永远地，没有任何希望地日复一日地重复这毫无意义的动作。人生，如果就是这样一个无望的过程，怎么办？教室前排那个终日埋头苦读的女生听完后，失望地问。

除非蔑视结果，勇敢担当，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我说。彼得信了主，得了道，被反钉在十字架上，从此不必纠结和迷茫。因为使徒满有的信心和爱，凯撒的罗马消亡了，而殉道者的罗马永存。我们去哪里找救世主呢？屠龙术用来杀鸡宰羊，难免大材小用，拿来怡情养志更要被实用主义者耻笑，不过，反正已然“殚千金之家，三年技成”，用这门绝世武功干点儿什么不好呢，谁说非得一定用它来屠龙？

——这样消解那些怒气冲冲对吗？我一点儿都不确信。可是，容我退后几步，再看看镜中的自己，不再是神经质的中年，当年那些乱草丛生的心绪已经日渐式微。我包容了那些没完没了的幽怨和感怀。那么多孩子幻想前程远大，我为他们制造了虚构的气场，他们会在爱里学会爱，从相信里学会成长。窗前那棵老木棉迎风飘摇不再使我怅然了，我生出了亟待抒发的心安理得。

摩西的手杖

“左手北大，右手清华。”有位退休后的名师在微博上写道。那份骄傲值得尊敬，不过假如一位教育者竟把这当成一生教育的乐趣和意义所在，是不是可以觉得他的乐趣过于浅薄，意义也太过实用呢？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回首时我才发现，我们对快乐和成功的判断竟都要这样蒙上实用主义的色彩。当条分缕析的肢解使完整的意境也支离

